

WOAIZHONGHUA
CONGSHU

我爱中华丛书

丝绸之路



03-49

• 胡世宗 编写 • • 辽宁教育出版社 •

(辽)新登字 6 号

我爱中华丛书

丝 绸 之 路

胡世宗 编写

责任编辑:刘顺德 姜文丽

孙明晶

封面设计:许力戈

责任校对:张 君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3.625·字数 56 千

1994 年 5 月第 1 版·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220

ISBN 7-5382-2373-8/G·1729 定价:2.00 元

《我爱中华》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贾 斌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世霖 王小明 艾 玲

李 路 李亚彬 金恒星

俞晓群 贾 斌 贾非贤

编委会秘书长 张景良

顾问 叶君健 韩作黎 罗 英

前 言

我们的祖国山河壮丽,历史悠久;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人才辈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披荆斩棘,推翻了三座大山,把中国革命从胜利引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示着无比的优越性;四化建设日新月异,新型的人际关系可歌可泣。

为了培养少年儿童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帮助他们了解我国的国情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我们编辑出版了这一套《我爱中华》丛书。

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是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四热爱”教育、国情教育结合起来。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五辑(40本),现在又推出第六辑(8本)。第六辑从不同的角度,用具体感人的题材,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地介绍了中国同外国的交流,把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融为一体,希望能引起小读者们的阅读兴趣。第六辑的8本书是:

《中外交流史话》通过“杰出的航海家、外交使者郑和”、“杰出的翻译家鸠摩罗什”、“中国的茶与日本的茶道”等生动有趣的故事,介绍了源远流长的中外交流的历史。

《丝绸之路》通过“张骞出使西域”、“玄奘取经西行5万

六辑，已达到出成“中华文库”的目的，实现了我们的预想，可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目 录

世上有这样一条路.....	(1)
令人惊叹叫绝的中国丝绸.....	(5)
丝绸在中国古诗中闪闪发光	(10)
嫫祖的传说及其他	(15)
张骞出使西域	(19)
智勇双全的班超	(25)
汉唐公主远嫁西域	(29)
安息王子安世高	(34)
印度高僧鸠摩罗什	(36)
隋炀帝西巡	(39)
玄奘取经西行 5 万里	(42)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49)
国际大都会长安城	(52)
丝路起点之一——古洛阳	(55)
互通有无的国际交流	(57)
丝路咽喉敦煌	(61)
大漠驼铃	(64)
万里长途馆驿点点	(68)

丝路上三大名关	(71)
丝路上的长城雄姿	(75)
烽火台的狼烟	(77)
浮沉兴衰的座座古城	(80)
黄河古渡	(84)
古道明珠——莫高窟	(87)
麦积山石窟	(90)
克孜尔千佛洞	(93)
稀世珍宝——铜奔马	(96)
历史悠久的山丹马场	(99)
时代风云在丝路上的投影	(101)
丝路,人类文明的丰碑	(105)
后记	(107)

世上有这样一条路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当我要下笔写丝绸之路这本小册子的时候，首先涌上心头的，就是鲁迅先生的这句名言。

是啊，两千几百年前，世上何曾有过这样一条“丝绸之路”呢？确实是众人把它踩了出来，从极不可能有路的地方，开辟出了一条漫长的宽广的大道。

这条大道，曾把占世界陆地总面积三分之一的亚欧大陆联结起来，曾把人类古老的黄河流域文化、恒河流域文化、古希腊文化、波斯文化联结起来。

这条作为古代东西方交通要道的“丝绸之路”，其大段路程，须通过漫无边际的戈壁沙漠、渺无人烟的荒滩草原、汹涌奔流的江河、野兽出没的山岭……那时候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交通工具，完全依靠骑马或牵骆驼去踏勘，其辛苦和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古代的汉族人民、西域少数民族人民以及中亚、西亚各国人民……，不畏艰险，一段段探查，然后一段段联结，共同创造了这人类文明史的奇迹，充分显示了人类寻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和战胜困难、征服自然的能力。

这条从长安西行达地中海东岸的古代商路，是一条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过特别作用，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国际通道。中国汉民族与西域各少数民族以及各国人民之间，在这条路上往来不绝，友好相处，书写了传颂千古的美丽诗篇。

这条闻名世界的商路，东从西汉首都长安（今西安）开始，穿过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跨越帕米尔高原，然后经过现在的乌兹别克、土库曼，达阿富汗、伊朗，直抵叙利亚和黎巴嫩。全长七千多公里。从地中海东岸的港口，还可以由海路西达埃及和欧洲。丝路的中国部分是整个道路的东段。这条路在中国境内长达四千公里，占全程一半还多。

丝路的中国地段，在汉、唐时代，是中国的著名地区。许多重要历史人物在这儿活动过。在这个地区，各种文物和历史遗存十分丰富：一片片闪烁不朽的艺术光彩的石窟，一座座内涵深邃的寺庙，经历了一个个王朝修了又修的长城，铭刻下刀光血影的激战和动人的英雄传说的关隘，至今仍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或已被时间的流沙销蚀得无影无踪的城堡，仿佛依然鸣响着马蹄、驼铃和喧闹人声的驿站、渡口、道路……

古时候，包括汉、唐盛世，人们在这条路上走啊走，“使者相望于道”，却从来没有用过“丝绸之路”这个切合实际而又美丽的名称。到了 19 世纪末，先后在中国

作过 7 次旅行的德国地理学家、柏林大学校长李希霍芬，第一个把这条大道称做“丝绸之路”。过了一些时候，又有一位德国学者写了一本专著，书名就叫《丝绸之路》，从此，这个又准确、又形象、又好记的名字便不胫而走，慢慢地被人们公认了。

人们说“丝绸之路”，一般是指自长安经河西走廊，过天山南北，再由中亚西行至地中海沿岸城市的陆上交通大道。也有人对“丝绸之路”做延伸的、广义的注释，这就是加上“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的路线，经过从蒙新高原到中亚的草原地带，大致可分为两条。一条是，出敦煌，向北至巴里坤，西行至吉尔萨尔，由吉尔萨尔进入天山，沿天山纵向峡谷的草原地带西行，直抵伊犁、伊塞克湖，转而至中亚的河中地区。公元前 2 世纪左右，为匈奴所迫，月氏、乌孙大致就是沿这条天山草原路相继由河西走廊的敦煌、祁连一带，西迁至伊犁河流域的。另一条是，出宁夏大武口，穿过宁夏北部进入甘肃、内蒙交界地带居延，再西北行至阿尔泰山，沿阿尔泰山西行至撒马尔罕，北上经南俄草原至黑海、地中海。公元前 1 世纪中叶，匈奴首令郅支单于，在呼韩邪单于降汉后，西迁都赖水（今塔拉斯河）上的郅支城（今江布尔），就是沿阿尔泰山西行而去的。

“海上丝绸之路”，大致有三条：一条是从我国东南

沿海至东南亚诸国，再渡印度洋，或取道波斯湾进入伊朗高原或进亚丁湾，入红海，到地中海沿岸城市；另一条是从我国沿海港口去日本；还有一条是从我沿海港口出发，横渡太平洋，到印第安人的玛亚文化中心之一的黑西哥城。

我在这本小书里介绍的，是通常人们概念中的“丝绸之路”，也就是陆路“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这条路对于民族间、国家间的对话和开放，曾做出过不可磨灭的非凡贡献；今天，它在人们心目中，仍是一道永不消失的彩虹……

令人惊叹叫绝的中国丝绸

要说“丝绸之路”，当然首先要讲到中国丝绸。

史料记载：约公元前 20 世纪，也就是夏禹时代，中国已经会养蚕、缫丝，制造丝线、丝带和帽子；到了约公元前 11 世纪，也就是殷商晚期，中国蚕丝已普遍生产，会织造华美的暗光绸和多彩的刺绣了。在公元前三、四世纪的战国时期，中国的丝和丝织品已经成为世界的著名特产了。

在古代，丝绸不仅是贵重商品，而且是传播友谊的礼物。据说，公元前 10 世纪，周穆王游西域时，曾向各族酋长赠送丝帛，单单赐给西王母的锦就达 150 丈，而丝绫则有 450 丈；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各国，带了价值巨万的金币、锦帛，作为晋见礼物；隋炀帝把信仪公主嫁给高昌婆那可汗时，就赐送彩锦上万匹……

丝绸，在人类历史上经久不衰，在漫长的时间的河流里，它始终是象征着高贵和文雅的不落的风帆。

日本的皇后每年春季都要在皇宫里养蚕；

泰国的王后要亲自主持皇宫里举办的丝织课程；

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结婚时穿的是丝绸礼服；

圣马力诺国家元首在接受权力举行大典时，必须穿黑丝绒背心；

印度妇女结婚时都披丝绸“纱丽”；

印度教徒死后必须在遗体上覆盖丝绸以示尊敬；

教皇朱利叶斯二世授予他的瑞士军团的军旗，是用原丝绸做成的；

公元 1110 年，挪威国王远征金角湾和君士坦丁堡时，乘坐的航船是用丝绸做的风帆；

日本人最高贵的服装是丝绸和服；

欧洲中世纪十字军远征归来向教堂奉献的圣物用丝绸包裹着；

美国里根总统夫人在访问中国的答谢宴会上，穿的是丝绸旗袍；

.....

西方史书记载：公元前 1 世纪，古罗马的恺撒大帝有一次穿着中国的丝绸袍去看戏，被在场的大臣们看见了，那丝绸耀眼的光泽和美丽的色彩令所有人惊呆了。一时，大家都顾不得看戏了，纷纷把目光投向新奇的皇服。在这之后，人们都竞相效仿，千方百计买到丝绸，制作衣袍，穿在身上，以显示华贵。到公元 2 世纪下半期，中国丝绸的价格，在罗马市场上昂贵无比，上等丝料每磅竟值 12 两黄金！

中国最先为世人所知，竟因为丝绸。早在公元前 4

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时期，希腊史学家克泰夏斯，在他的著作《史地书》中最早应用了“赛里斯”这个词，本意是“制丝的人”，以后被引申为“丝之国”，指的就是中国。公元150年前后，希腊地理学者托勒美，曾有著作记述马其顿商人梅斯所派遣的代理人，从幼发拉底河到东方经商时，曾到过中国。他称中国为“赛里斯”国。当时中国出产的蚕丝名扬四方，“赛里斯”便成为中国的代称。

神奇的中国丝绸让整个世界惊叹不已，当时有一位埃及作家兼诗人科斯麻士这样写道：“如果人世间真有天堂的话，世界那些醉心于寻求天堂之乐的人们，你能有什么办法去阻挡他们不向往呢？天堂是理想中的世界。可是，人世间却真有像天堂似的美妙的东西，这就是来自天的边缘的赛里斯的丝绸。”

阿拉伯一本游记中叙述这样一个故事：阿拉伯一位商人在广州拜见一位唐朝官员。忽然，他惊异地看到了这位官员胸口上的一颗黑痣，他自以为是地说：“我很奇怪！为什么你身上的一颗痣能透过两层衣服看得出来？”唐朝官员听后哈哈大笑，忙拉起衣袖让商人看。原来这官员穿的不是两件、而是五件绸衣。这使那商人目瞪口呆，他惊叹世界上竟有如此精细而轻薄的丝绸织物！

中国丝绸被古代外国人蒙上了太重的神秘色彩，

以至仅凭道听途说就对中国丝绸的产生做出可笑的描述,甚至说“丝产于树上,取出后湿之于水,理之成丝……”还有的干脆说丝绸是由“竹叶制成”的。

中国丝绸到汉代曾达到一个高峰。汉代政府十分重视蚕桑丝织,为了发展蚕桑生产,专门设置了“蚕官令丞”的管理机构,到了蚕事月份,都城的东西南北四门大开,通宵达旦,便于群众采桑养蚕。对于丝织手工业,更是重视,除了民间丝织以外,官府在京城长安设立了“东织室”和“西织室”,在外地还设立了“三服官”。这些机构都拥有数千名织工,专为王室织制上等丝织品。西汉末年著名文学家杨雄在他的《蜀都赋》中描述过当时的丝织盛况。他说,成都地方的人们,挥起手腕来织锦,或展开布帛来刺绣,简直就像丛生的芒草,无边无际。这些人能织出奇妙的锦缎,花色品种又异常繁多。

唐代丝绸是中国丝绸的又一座高峰。唐代政府特别鼓励蚕桑丝织。唐朝曾推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两项制度,都与蚕桑丝织有关。在“均田制”中规定每个男子给百亩田地,但其中必须有20亩用来植桑。在“租庸调制”中,规定“调”是向群众征收丝织品,“庸”是农民可以用交纳绢帛办法以代替服劳役。在这样的制度下,唐代的蚕桑丝织业有了强大的动力。

中国丝绸就是这样一代代流传、发展下来,不仅赢

得了国内人民的喜爱，也引起了中亚、西亚和欧洲人民的极大兴趣。一位罗马作家说：“丝国（即中国）制造宝贵的花绸，它的色彩像野花一样美丽，它的质料像蛛网一样纤细”。

早在公元前 4 世纪，中国丝绸就通过馈赠、交换，传到了西域和希腊、罗马等国，一条横贯亚洲、通往欧洲的陆路交通大道，从汉唐时期开通了，中国丝绸源源西运……

丝绸在中国古诗中闪闪发光

充满生活情趣的蚕桑劳动和充满诗意的美丽丝绸，激发了民间歌手和诗坛名家的创作激情，两千年来，不知有多少歌颂蚕桑劳动、赞扬美丽丝绸的诗篇问世！

《诗经》是我国西周到春秋时期著名的诗歌总集，那里面有相当多的作品，给予我们丰富的蚕桑丝绸知识。尤其是《诗经》的“风”（即民歌）里。在《豳风·七月》里，歌手唱道：

“……春天里好太阳，
黄莺儿唱得欢。
姑娘们背起那高箩筐，
齐整地走在桑间的小路上，
去采摘那新鲜的柔嫩桑。

……

七月里伯劳鸟儿叫得忙，
八月里织布更紧张，
染出的蚕丝有黑又有黄，